

## 【附錄五】丘逢甲詩評彙錄

作者	著作	評論丘逢甲詩的內容
柳亞子	〈論詩六絕句〉 1	時流競說黃公度，英氣終輸倉海君。戰血台澎心未死，寒笳殘角海東雲。
丘煒菱	〈詩中八友歌〉 2	公度恢奇足平生，員輿九萬常縱橫。門戶不屑前人爭，獨簡萬緣息心兵。(黃公度遵憲) 吾家仙根工悲歌，鐵騎突出揮金戈。短衣日暮南山阿，鬱勃誰當醉尉呵。(丘仙根逢甲) 八友順序：康更生有為、黃公度遵憲、林斃雲鶴年、唐薇卿景崧、潘蘭史飛聲、丘仙根逢甲、王曉滄恩翔、梁任公啓超。 另一版本：吾家仲闕發浩歌，鐵騎突出揮金戈。結廬近在東山阿，蒼生其奈不出何！（海陽丘仲闕）
	《五百石洞天揮塵》	（逢甲離台內渡）居鬱鬱不自得，恒托詩詞以見意，蒼涼悲壯，如秋杵暮笳，令人隱然起身世之感，或沉痛至不可卒讀。或有笑其迂者，則謝曰：子誠知余。然余誠迂，竊願得一迂者，以爲之友。子能爲我先乎！或無以應也。 今春有潮州人至自汕頭者，忽以君書見貽，并七律三章，……余以來書示潘蘭史，蘭史報云：吾見此人，直欲下拜矣！余無以易蘭史之說。

<sup>1</sup> 本附錄部分資料未加註出處係從錢仲聯《清詩紀事》第19冊「光宣朝卷」（江蘇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9.7，1版1刷，頁13325-13378）轉引。

<sup>2</sup> 丘煒菱《菽園詩集》，沈雲龍主編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·368》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·37》，台北，文海出版社，1977。

	〈揮塵拾遺〉 <sup>3</sup>	仙根詩之鈔寄余處者，起乙未秋，迄庚子夏，約五百首，號《蟄菴詩存》。……〈戊戌元旦日蝕詩〉雄偉奇警，為稿中古體之冠。……家仙根工部孰於史事，其為詩也喜臚史。……並為宋末大忠文文山先生修祠倡祀，手製祝版文、生日詩合刊之，徵和至數十家。……咸謂丘、夏二君，借題抒誠，熱心君國，焉能不媿此新世界人物也。仙根以其暇日，復成前後《秋感》七律各八首，《感事》五律二十首。數質海外，因從附編《星洲上書記》之後，署名曰某曰某者，當時仙根雅不欲人知為己作也。迄今兩年，所料多應，響之疑之至是愈以服其遠見。杜少陵詩中有史，庶其近矣。仙根詩各體皆佳，才氣亦大。全集自以七律為上駟，挽強命中，號飛將軍。其所自許仍在七古。余則終嫌其魄力未厚，且有墜小家數處。如題余兩圖，句句不脫題字是也。…若詩則古來大家，實無此格，因其有競病聲律之拘，一涉點題，未免多所遷就，…又七古如非長慶體，雖不限定對偶，然長篇通首數十韻竟至無一偶句，究患局弛。觀仙根全集，盡坐此弊，而已不知，是亦失於自檢之過。
潘飛聲	《在山泉詩話》	菽園論詩，以余與仲闕同稱謂丘劍膽、潘琴心，其實仲闕長篇如長槍大劍，武庫森嚴，七律一種，滿開勁弓，吹裂鐵笛，真成義軍舊將之詩。余每讀，靡不心折。茲擇錄數律，一鱗一爪，均見變化莫測也。〈答王曉滄廣文〉、〈答曉滄冬日見過草廬〉、〈菽園以鏡映選詩圖見寄賦題〉、〈詔平明府席上次蘭史韻〉、〈題蘭史獨立圖〉此數詩皆萬紙傳鈔者也。
王恩翔	〈《金城唱和集》序〉 <sup>4</sup>	仲闕則身經離亂，其才又橫絕一世，而鬱鬱居此，悲壯蒼涼之聲流溢，而出楮墨之間，具有身世之感，一唱三歎，獨有千秋，余詩何足傳，仲闕詩則必可傳，且不僅以詩傳。然余得附仲闕詩以傳余詩，此固余不幸中之大幸也。
洪棄生	〈寄鶴齋詩話〉 <sup>5</sup>	仙根早時見余七古，許為查初白；遂出示所作〈大甲溪詩〉，瑰瑋奇特，學韓公和盧仝〈詠月〉詩而能繪切眼前景殊佳。 東嘉應州黃公度(遵憲)，前出使日本為參贊，後為湖南道。近年閒住在家，以能詩名；獨據粵之壇坫，時鮮出其上者。

<sup>3</sup> 丘逢甲著，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《丘逢甲集》，長沙，岳麓書社，2001.12，頁 958-966。

<sup>4</sup> 丘逢甲、王恩翔《金城唱和集》王序，陳支平主編《台灣文獻匯刊》第 4 輯第 10 冊，北京九州出版社與廈門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，2004，頁 419。

<sup>5</sup> 洪棄生〈寄鶴齋詩話〉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 304 種《寄鶴齋選集》，1972，頁 207、217。

		至邱仙根內渡，始欲「拔趙幟立漢幟」，遂生齟齬。文人習氣，迄今猶然；甚無謂也。
連橫	〈邱逢甲列傳〉 <sup>6</sup>	年十三入泮。時吳子光設教呂氏之筱雲山莊，藏書富。逢甲負笈從，博覽群籍，遂以詩文鳴里中。灌陽唐景崧以翰林分巡臺灣道，方獎掖風雅，歲試文生，拔其尤者讀書海東書院，厚給膏火，延進士施士浩主講。於是逢甲與新竹鄭鵬雲，安平汪春源、葉鄭蘭肄業其中。未幾，聯捷成進士，授兵部主事，為崇文書院山長。及景崧陞布政使，邀其至，時以文酒相酬酢。臺灣詩學為之一興。 逢甲既去，居於嘉應，自號倉海君，慨然有報秦之志。觀其為詩，辭多激越，似不忍以書生老也。成敗論人，吾所不喜，獨惜其為吳湯興、徐驤所笑爾。
	〈詩薈餘墨〉 <sup>7</sup>	我臺邱仲闕先生逢甲素工吟詠。乙未之役，事敗而去，居鎮平，遂以詩鳴海內。曩以論詩十絕郵示林君癡仙。予於臺灣詩界，素主革命。二十年前，曾與陳君枕山筆戰旬日。今仲闕、癡仙已逝，枕山亦亡，而予奔走騷壇，尚無建樹。我臺英特之士有能起而發揚之者，則詩界之祉也。詩如左：(略)
	《台灣詩乘》 <sup>8</sup>	唐維卿觀察既耽風雅，獎藉藝林，一時宦游之士，若閩縣王貢南毓青、侯官郭賓實名昌、丹徒陳翥伯鳳藻、德化羅穀臣大佑、順德梁挺生維嵩及吾鄉施澣舫士洁、邱仙根逢甲等皆能詩。時開吟會，積稿頗多。唐韡之太守輯而刊之，名曰《澄懷園唱和集》，版藏臺南松雲軒。 光緒以來，臺灣詩界群推施澣舫、邱仙根二公，各成家數。 仙根名逢甲，又字仲闕，臺灣縣人。唐維卿觀察臺南時，愛其才，邀至東海書院讀書。光緒庚寅成進士。乙未之役，首唱自主，任團練使，統義軍。及敗去之嘉應，居鎮平，自號倉海君，慨然有報秦之志。故其為詩，語多激越。
王松	《臺陽詩話》 <sup>9</sup>	邱仙根工部(逢甲)，才情學力，冠絕儕流。乙未回粵，大府延掌潮洲韓山書院，成就甚眾，一時仰之如泰山、北斗。

<sup>6</sup> 連橫《臺灣通史》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128種，1962，頁1033-1034。

<sup>7</sup> 連橫《雅堂文集》卷四〈詩薈餘墨〉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208種，1964，頁277-278。

<sup>8</sup> 連橫《臺灣詩乘》卷五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64種，1960，頁210、215、216。

		<p>工部詩才，淋漓悲壯，盤錯輪囷，肖其為人。海澄邱菽園孝廉嘗舉與嘉應王曉滄(恩翔)、番禺潘蘭史(飛聲)、安溪林篈雲(鶴年)並稱四子，識者歎為知言。茲有題潘蘭史說劍堂集七古長篇云：『劍龍出海辭延津，……諸天雲立群龍聽』。錄之以誌傾倒。集名蟄庵存稿，皆乙未以後所作；正如子美入秦、劍南入蜀，感喟蒼涼，當不在古人以下也。</p> <p>《金城唱和集》一卷，乃邱仲闕工部(逢甲)與王曉滄廣文(恩翔)二人所著，菽園先生為之刊行。工部詩，余嘗采之，今節錄廣文書事五律句云：『軍猶嚴宿衛，敵自忌邊才』；『枕戈仇教士，築柵恐行人』；『民窮思作賊，事急始招兵』；『睦鄰為上策，讓地得全師』；『識學原無驗，妖詩漫共傳』；『俠士思磨劍，經生憚改絃』。古體如和鳳凰臺放歌、題風月琴樽圖等作，工力悉敵，不慊古大家；惜卷帙有限，不能備載。</p> <p>夢蝶園在臺南府小南門外，明遺老漳舉人李茂春建；今為法華寺。唐維卿與邱仙根聯吟，有詠是題。唐云：『劫運河山畢鳳陽，朱家一夢醒蒙莊。孝廉涕淚園林冷，經卷生涯海國荒。殘粉近鄰妃子墓，化身猶傍法王堂。誰從窮島尋仙蛻？赤崁城南弔佛場』。邱云：『二百年前老道人，曾從此地託閒身。草雞已歎雄圖改，花蝶猶尋舊院春。心事自同黃苦，遺民猶見白衣新。如何粟主無人祀，有客傷心薦藻蘋』。無限感慨，弔古情深而不即不離，可推作此題之特色。</p>
施梅樵	《丘黃二先生遺稿合刊》自序 <sup>10</sup>	此二老平生著作宏富，雖已作古人，余讀其遺篇，心為之醉，朝夕不忍釋手。余每思有諸己者，不如公諸人，爰不辭數月之辛苦，親自抄謄，並妄為選擇，付之剞劂，斯集一出，俾島內之青年吟侶，熟讀詳味，便可日進無疆，則此集之益人，豈淺鮮哉！
吳宓	《吳宓日記》 <sup>11</sup>	讀《嶺雲海日樓詩集》，丘倉海（逢甲）先生遺著也。先生事業雄偉，其詩亦雄偉。瀾丈（陳濤，字伯瀾，吳宓的五姑丈）謂近二百餘年來，無此氣格。下里卑靡之音，何足道哉！

<sup>9</sup> 王松《臺陽詩話》下卷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34種，1959，頁51-52、56、62。

<sup>10</sup> 施梅樵《丘黃二先生遺稿合刊》自序，台中州，東亞書局，1942.11。

<sup>11</sup> 吳宓《吳宓日記》第一冊，三聯出版社，1998.3，頁475。

吳芳吉	〈提倡詩的自然文學〉 <sup>12</sup>	平心而論，新派文學之能戰勝，不是他的神通廣大，乃由舊派文學之自身墮落。以言乎詩，自台灣人丘倉海著《嶺雲海日樓詩》後，中國舊文學界已無詩之可言。
	〈答某生〉 <sup>13</sup>	以吉所知，丘公倉海之詩，則自子美、放翁以後，足以當之。丘公，我台灣人也。…《嶺雲海日樓詩》，公之遺也。自甲午迄辛亥，二千餘首，空靈雄健如其人。吉受讀公詩於宗兄雨僧，嘆其崢嶸豪放之氣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至情而為至人，至人而為至文，足以挽流俗、匡末運，日月經天、江河行地之作也。足下他日必取讀之，當知其為今世正宗，而非吉一人之私好。吉昔謬習為詩，自讀《嶺雲海日樓集》，內顧不學無行可述，徒自叫囂，以彰其惡，自是不敢為詩。 又聞諸雨僧（吳宓）曰：三原陳公伯瀾之詩，丘公以後大家，較丘公工力猶勝。丘公之詩，英雄之詩。陳公之詩，則真詩人之詩。譬之古人，丘公似放翁，陳公則如子美。
	〈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〉 <sup>14</sup>	茲再舉一例，以示用典之多而且合法者。丘倉海〈古別離行送謝頌臣回台灣〉云云。此詩僅十三韻，凡用典八起，而無不適當，無不顯豁，無不自然，無不普遍，無不深有寄託。倘知丘公之身世者讀之，則其滋味以用典而益濃厚。是以典非不可以用，只看各人能不能用。
	〈四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〉 <sup>15</sup>	求氣象之佳者不易睹。若彼閩人鄭氏之詩，氣象沉雄而博大。南海康氏博大矣，而不端凝。今若披沙揀金，求之逝者，其以王湘綺之〈獨行謠〉四千字、丘倉海之〈祝文信公生日〉五篇，樸茂深厚，殆最近之。

<sup>12</sup> 吳芳吉《吳芳吉集》，四川，巴蜀書社，1994.10，頁 378。

<sup>13</sup> 吳芳吉〈答某生〉，《吳芳吉集》，四川，巴蜀書社，1994.10，頁 620-621。本文作於 1916.11.16。

<sup>14</sup> 吳芳吉《吳芳吉集》，四川，巴蜀書社，1994.10，頁 467-468。

<sup>15</sup> 吳芳吉《吳芳吉集》，四川，巴蜀書社，1994.10，頁 527。

丘瑞甲	〈嶺雲海日樓詩鈔初版跋〉 <sup>16</sup>	先父潛齋先生能詩，先兄詩學乃出自庭訓。特資質穎異，八歲即能詩。讀作日不輟。積各體詩達數萬首。甲午之役，與臺灣俱亡。茲編計僅千餘首。自乙未內渡起，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止。中間應酬之作，多無存稿。按年編輯，得十三卷。原先兄之詩，世多知之。而先兄之志，則或知、或不盡知。蓋詩所以言志者也。先兄既以才學見知於當世，而少抱改革之志。因時未遇，不得志之事常八九。每藉詩以言其志，故集中多激宕不平之氣。海內人士或稱為詩界革命鉅子者。蓋專論先兄之詩者也。
	〈重編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小誌〉 <sup>17</sup>	民國二十四年舍侄琮等以我國東北久陷未復，感懷先兄在臺建國往事，特就「詩鈔」中選其生平懷抱有關國事諸詠合在臺續獲前所未刊之遺篇共三百首，附以年譜及臺灣當日建國史實，彙而刊之，名曰『前臺灣民主國義軍大將軍倉海先生丘公逢甲詩選』，意在借「麥秀黍油」之思，感發國人，義取便覽，自亦未足窺其全豹。
丘復	〈倉海先生墓誌銘〉 <sup>18</sup>	自幼聰穎絕人，書過目輒成誦。時有丘才子之名。軀幹魁梧，見者疑為武人。君亦樂以武俠自任。君之詩文，久雄視海內。然君雅不欲以詩文人傳。故所為文，皆不繕稿，詩則舊歲始輯內渡後所作，編為「嶺雲海日樓詩鈔」，而庚戌「羅浮游草」，則已付印單行矣。
江瓌	〈丘倉海傳〉 <sup>19</sup>	倉海諱逢甲，字仙根。軀幹魁梧，高十尺以外。廣額豐耳，兩目奕奕生奇光。言論風生，往往一語驚四座，聲震屋宇。幼負大志，於書無所不讀，老師宿儒咸遜其淵博。所為詞章，凌厲雄邁，不愧古之作者。尤善詩，恆寢饋於李、杜、蘇、黃諸家，去其皮而得其骨。弱冠弄柔翰，即嶄然露頭角。父兄見其詩，那擊節嘆賞曰：此異才也。為秀才時，毅

<sup>16</sup> 丘逢甲著，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《丘逢甲集》，長沙，岳麓書社，2001.12，頁966-967。

<sup>17</sup> 丘逢甲著，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《丘逢甲集》，長沙，岳麓書社，2001.12，頁969-970。重編時間為1937年。

<sup>18</sup> 丘逢甲著，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《丘逢甲集》，長沙，岳麓書社，2001.12，頁954-956。初版時間為1913年。

<sup>19</sup> 江瓌〈丘倉海傳〉，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70種，1960，頁371-381。丘琮說：「江山淵先生名瓌，高州人。民國初，曾為國會議員。其本人或親族必曾隨宦或遊歷至臺，故能詳悉臺事若目睹耳聞，非他傳記所能及也。惟於唐公景崧責備未免過重，是或者江先生愛國之殷，遂言之切，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爾。原文載民國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《小說月報》，今於文中所書先府君諱皆易作倉海，其間有時地錯誤處，亦略加修正。」

		<p>然以天下爲己任。恆爲大吏陳國家大計，朗然若視指紋。自此，名動公卿間，王公大臣爭欲羅致之入幕府。倉海則岸然掉頭去不顧也。未幾，舉於鄉，旋捷進士，殿試點主事。是時，聞見彌廣，閱歷愈深。既有地位，亟思展其夙所抱負，以爲國家用。而臺灣之禍作矣。</p> <p>倉海既內渡，遂入廣東，家於嘉應州，買屋居焉。杜門不出，謝絕親友，自署爲「臺灣之遺民」。日以賦詩爲事，而故國之思以及鬱伊無聊之氣，盡記於詩。詩本其夙昔所長，數十年來復顛頓於人事世故家國滄桑之餘，皆足以鍛鍊而淬礪之。其所爲詩盡蒼涼慷慨，有漁陽三搥之聲。如飛兔驟裏絕足奔放。平日執干戈、衛社稷之氣慨，皆騰躍紙上。故詩人之名震動一時。又往往側身南望故鄉故國掩映於蒼煙暮靄中，迷漫不可見，念一身之無屬，獨愴然而涕下。又有時酒酣耳熱，與二三知己談故國軼事，輒虬髯橫張、怒髮直豎，鬚眉噓欲動，氣益涌而不可遏。識者莫不哀之。</p>
鄒魯	〈嶺雲海日樓詩鈔三版序〉 <sup>20</sup>	<p>與臺灣相終始者，吾得兩人焉。其一鄭成功，其一吾師丘倉海先生。兩人者，所處之時與地不同，而其爲英雄則一也。光緒中中日之戰，臺灣見割，先生合臺灣紳民力爭不可免，奮然謀自立。立臺灣爲民主國，以唐景崧爲大總統、劉永福幫辦，自署義軍大將軍，謀保有臺灣。當是時，義聲震天下，事雖不濟，儼然開今日中華民國之始基矣。先生歸自臺灣，一意發爲聲詩，多哀涼悲壯之作。</p>
李漁叔	《魚千里齋隨筆》 <sup>21</sup>	<p>台灣近數十年來，言詩者無不知有邱倉海，至施濶舫其人，則或未盡悉。濶舫詩才，雅與倉海爲敵，橫恣或不逮，簡鍊處彌復過之。</p> <p>數十年還，三台人士所爲詩歌，抗手中原詞客者，有施士洁濶舫、邱逢甲倉海、連橫雅堂及幼春。倉海才華獨擅，有橫溢之美，少收斂之功，五言古詩，氣體未備。</p> <p>晉江蘇菱槎（蘇鏡潭）序連雅堂《台灣詩乘》，曾謂：『台地僻處邊陲，未獲左旗右鼓，馳騁中原，以爭黃池之一日之</p>

<sup>20</sup> 丘逢甲著，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《丘逢甲集》，長沙，岳麓書社，2001.12，頁 968-969。三版時間爲 1937 年。

<sup>21</sup> 李漁叔《魚千里齋隨筆》卷上，台北，中華詩苑，1958.12，頁 141-142。

		長』云云，而自邱倉海出，日懋聲光，抗顏英彥，足以推倒鏡潭之言。至其託意堅貞，含思芳烈，又非尋常詩人所能企及矣。
鄔啓祚	《耕雲別墅詩話》	丘倉海……頃遊羅浮歸，以《遊草》見示，沉博絕麗，卓卓可傳。余最愛其〈遊羅浮〉五古二十首，而〈羅浮中秋〉一首亦愛不忍釋。
王籛常	《國耻詩話》	主事奇偉，負不世才，割台時，艱苦奮鬥，屢創狂寇。事敗，寄籍廣東嘉應。吾兄銘遠與之稔，聯吟社于羊城，謂垂老目光猶熠人，日弄巨鐵丸，意氣不殊少壯。有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都數千首，豪放如其人，傳本甚少，予見人選鈔，多及台亡事。……〈秋懷八首次覃孝方韻〉云云。窮秋氣慘，易撥愁心，故其辭獨哀。  (逢甲)有《哭台南集》，不能悉舉，舉其最哀者云云。不圖三十餘年之後，復有「四萬萬人同一哭，去年今日失遼東」之哀吟，悲哉！
袁祖光	《綠天香雪篋詩話》	詩當極傷心而作，如大塊噫氣怒號，隨竅而出，協自然之則。乙未台灣淪于日本，丘仙根工部逢甲本台人，抱無家之戚，所作詩俱沉痛抑鬱，血淚迸零。〈往事〉云云，〈廣州晤劉葆真可毅〉云云。
冒廣生	〈倉海先生像贊〉	海水兮滔滔，嗟哉丘君兮，人中之豪。詩卷兮天地，羽毛兮雲霄，瞻遺像兮清高。君之英靈兮，以逐伍胥文種，化爲南國之怒潮。
屈向邦	《粵東詩話》	近代詩人，尙意境者宗黃、陳；主神韻者師大曆；鎚幽鑿險，則韓、孟尙焉；範水模山，則謝、柳尊矣。其有豪傑之士，不欲步趨前賢，如南海康廣廈有爲，能入能出，一片神行；如鎮平丘仙根逢甲，矜才使氣，自出機軸；如嘉應黃公度遵憲，突破前人範圍，一新詩界面目。之三子者，皆一時鉅手，而公度爲尤者。

汪國垣	〈光宣詩壇點將錄〉 <sup>22</sup>	<p>【天退星插翅虎雷橫】丘逢甲，孝于親，忠于友，以此爲詩詩不朽。(汪國垣吟誦丘逢甲)詩云：「臺灣東望淚沾巾，未死終留報國身。天意茫茫難自料，縛將奇士作詩人。」</p> <p>遜清光緒乙未，割臺灣畀日本。君抗爭不獲，帥義軍自保，又建議立台灣民主國。唐景崧爲總統，君副之，履挫倭寇。援絕饑窮，君乃內渡，奉親居鎮平故鄉，不問世事，而以詩人老矣。(民國初元，君曾一至金陵，余猶及見之。軀幹修偉，虎虎有生氣。)仙根詩本負盛名，惟鮮與中原通聲氣，至有不能舉其名者。工力最深，出入太白、子美、東坡、遺山之間，又能自出機軸，不拘拘於繩尺間，固一時健者也。仙根號仲闕，本名滄海，廣東鎮平(今改蕉嶺)人，生於台灣苗栗縣銅鑼灣。</p>
	〈近代詩派與地域〉 <sup>23</sup>	<p>近代嶺南派詩家，以南海朱次琦、康有爲、嘉應黃遵憲、蕉嶺丘逢甲爲領袖。…丘仙根在嶺南詩名最盛，中原人士，顯有知其人者。…今所傳之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，慷慨激昂之作，紙上有聲。實以其人富於感情，宗國之痛，一寓於詩，不屑拘拘於繩尺間，而自具蒼莽之氣。迹其所詣，頗欲兼太白、東坡之長。所可惜者，粗豪之習，未盡湔除，益以新詞謠諺，拉雜成詠，有泥沙並下之嫌，少淳澹洄漩之致。然非此又不必爲仙根之詩也。</p>
	〈光宣以來詩壇旁記〉 <sup>24</sup>	<p>近六十年間詩派，贛南尙元祐，河北宗杜蘇，江左主清麗，惟嶺南頗尙雄奇，如康有爲、黃遵憲、丘逢甲尤其著者。嘗謂嶺南近人詩，自以黃公度、康長素、丘仙根爲有名。公度最能卓然自立，康則故爲雄奇，丘亦泥沙并下，皆不及稍前之李繡子、朱九江二家。</p>

<sup>22</sup> 汪國垣〈光宣詩壇點將錄〉，《汪辟疆文集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.12，頁 368-369。

<sup>23</sup> 汪國垣〈近代詩派與地域〉，《汪辟疆文集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.12，頁 314-316。

<sup>24</sup> 汪國垣〈光宣以來詩壇旁記〉「黃晦聞」條，《汪辟疆文集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.12，頁 577。

錢仲聯	《夢苕盦詩話》	（倉海）舉家內渡，居嘉應，時與黃公度相倡和，蓋與之笙磬同音也。 所著有《嶺雲海日樓詩》，沉雄頓挫，悲壯蒼涼，感懷舊事，傷心時變，激昂不平之氣，真切流露，似陸劍南，似元遺山。梁任公稱爲天下健者，蘭史丈稱其長篇如長槍大劍，武庫森嚴；七律一種，開滿勁弓，吹裂鐵笛。真成義軍舊將之詩。
	《近百年詩壇點將錄》	【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】丘逢甲，黃遵憲〈與梁啓超書〉推逢甲詩爲「真天下健者」，謂「渠自負曰：二十世紀中，必有刻黃、丘合稿者」。是亦詩界革命之魁矣。其〈論詩次鐵廬韻〉云：「邇來詩界唱革命，誰果獨尊吾未逢。流盡元黃筆頭血，茫茫詞海戰群龍。」「新築詩中大舞臺，侏儒幾輩劇堪哀。即今開幕推神手，要選人天絕代才。」可知其「恥居王後」之雄心。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，其深到之作，魄力雄厚，情思沉摯，人境亦當縮手。
	《近代詩評》	丘倉海逢甲如漸離擊筑，氣象蒼茫。
	《論近代詩四十家》	詩界談革命，壓倒光宣壇。鯤洋創新國，回風生紫瀾。黃丘當合稿，斯語知非謾。丘逢甲于台灣被清廷割讓日本時，率領義軍，浴血抗戰，兵敗內渡，久客粵中，詩中念念不忘收復台灣。黃遵憲〈與梁啓超書〉推爲「真天下健者」。謂「渠自負曰：二十世紀中，必有刻黃丘合稿者」。是亦詩界革命之傑。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中，五古如〈己亥五月二日東山大忠祠祝文信國公生日(五首)〉，一代名作。其他七律組詩，層見迭出，沉雄悲壯，皆杜陵秋興、諸將之遺。羅浮游詩一卷，刻畫山水，亦饒勝概。
陳冽	〈論紅杏山房詩鈔與嶺雲海日樓詩鈔〉	有清一代，吾嘉屬有三大詩人。清之中葉，有宋芷灣，清之末年，有黃公度、丘倉海二大家。此三人者，皆有詩集，乃於世或顯或晦，要皆爲吾嘉屬之大詩人。吾嘉屬之言詩者，莫不推此三人。
費行簡	《近代名人小傳》	逢甲慷慨有大志，而坦直易爲人愚。所爲詩才思橫溢，控送如意，尤精對仗。雖恢詭不如黃遵憲，而譎麗亦往往勝之。唯乙未諸詩，則沉鬱蒼涼，如〈伊州〉之曲，讀者輒墜淚，後來所不及也。
陳聲聰	《兼于閣詩話》	清季愛國詩人丘倉海（逢甲）……爲詩蒼涼激越，其集今不易傳，有絕句四首亟錄之，〈春愁〉、〈客游〉、〈韓江書感〉、

		〈山村即目〉一片真靈，語語從血淚迸出。友人錢仲聯夢苕齋論詩四十首〈丘倉海〉，柳亞子〈論詩絕句〉亦以黃、丘並提，足見早有公論。公度沉博，倉海高渾，蓋皆詩界之有創新精神者。
梁國冠	〈台灣詩人丘倉海評傳〉 <sup>25</sup>	<p>其詩以七絕七律佔多數，七古次之，其他又次之。以性質論，憂亂傷時之篇什，佔總數四分之一，詩友酬唱及遊覽名勝者次之，其他又次之。其中敘當代史實之作，確能圖繪出時代景象，謳吟出時代心理，不僅在文學上有價值，即在史料上亦有極大價值。如〈汕頭海關歌寄伯瑤〉、〈戊申廣州五月五日作〉等，皆情感豐富，寓意深刻，可稱史詩。倉海……常注視社會之最下層，常以詩篇寫社會百相，暴露下層社會之實況及情緒。如〈黃田山行〉，又如〈述災〉。此為當年社會最真實之影片。其一腔悲天憫人之懷，流露於字裡行間，殆與少陵之〈石壕吏〉、香山之〈道州民〉、〈杜陵叟〉等篇相類似。此類作品，可稱寫實詩。</p> <p>少陵、青蓮、昌黎、王右丞、東坡以及西崑體，皆倉海所崇拜，而尤傾心放翁，每以自況……亦受同時詩人之影響，倉海歸粵後，先後與易實甫、陳伯巖、陳寶琛、康南海、黃公度諸人遊，造詣亦深，詩格亦高，而受南海、公度之影響尤大……倉海詩格固規模前人，然其所作，舉凡佛語、道家語，俚語、西洋史事，以至聲光化電諸科學語，皆鎔化採用，有意造成梁任公所謂「以舊風格含新意境」之境界。</p> <p>倉海詩古律多雄豪激越，而七絕則多清麗婉適，有風致。</p> <p>其短處約有下列幾點：1、粗直；2、冗滑；3、膚廓；4、草率；5、以文為詩。</p>
張永芳	《晚清詩界革命論》 <sup>26</sup>	<p>丘逢甲主要是以創作加入詩界革命。《清議報》一創辦，便開始揭載丘逢甲（倉海君）的詩作，共刊其詩二十餘首，數量是比較多的，這證明他在詩界革命中可稱作主將之一。</p> <p>從詩風來看，丘逢甲詩的面目是凌厲酣暢、神采豪邁，幾乎完全承襲了一脈相沿的舊詩傳統，不僅與「新詩」格調不</p>

<sup>25</sup> 梁國冠〈台灣詩人丘倉海評傳〉：牛仰山編《1919-1949 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·概論·詩文卷》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8.9，頁 461-487。

<sup>26</sup> 張永芳《晚清詩界革命論》第十一章，廣西，漓江出版社，1991.5，頁 160-166。

		<p>同，連「新派詩」的拓新勇氣也不如。他的通俗化努力，也並未闢出新境，只是寫了〈台灣竹枝詞〉、〈澳門雜詩〉、〈檳榔嶼雜詩〉等民歌體詩而已。單從這點看，似可將丘逢甲劃入「守舊的行列」。但就主觀願望講，丘逢甲是主張詩壇變革的。</p>
--	--	--